皇清經解續編

和装本

□仁12
698
116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　涇胡承珙墨莊著

覲禮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今文冕皆作綩毛本無此注依宋本補

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從曰免聲冕或從糸作綩段氏玉裁曰覲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綩許或之者許意從古文也綩字亦見管子荀卿子及封禪書承珙案逸周書冕字亦皆作綩鄭出今文於注意正與許同

乃朝以瑞玉有繅注今文玉爲圭毛本圭作璧依宋本作圭

鄭云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承珙案言玉則兼圭璧言圭嫌不見子男故鄭從古文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案說文實富也爾雅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實寔二字聲義並殊古書有相通借者毛詩寔命不猶韓詩作實命不猶若大雅韓奕實墉實壑鄭箋正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實寔同聲寔是也此經伯父實來猶言伯父是來依義當作寔鄭從古文作實者以二字經典多通義苟可知不煩改字如頍弁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言猶是者意謂假實爲寔其義亦猶寔之訓是也故不必改作寔耳嘉爲賀者說文賀以禮相奉慶也段氏玉裁曰依韻會玉篇禮下當有物字又相奉慶玉篇作相慶加爲長賀之言加也猶贈之言增也承珙案廣雅

云賀嘉也儀禮士喪禮賀之注云賀加也是賀與嘉聲義本同爾雅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則作嘉於義更親故鄭從古文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四當爲三

鄭云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疏云堯典帝曰咨三岳皐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惠氏棟曰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云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說文三籀文四段氏玉裁曰聘禮注云朝貢禮純四貶鄭志答趙商問四當爲三承珙案大戴禮公冠四加

元冕注云四當爲三字之誤穀梁定十五年疏云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

鄭云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疏云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者以音字旣同而讀從之段氏玉裁曰素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衆故謂之卓承珙案段說非是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素的故以卓王孫之卓譬況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的卽易的白顙爾雅的顙舍人本作白顚之的然則鄭讀此卓字似與凡言卓異亦不爲高義廣雅卓的並訓爲明可知卓有的義段云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誤矣惟當時讀卓王孫之卓未審何音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淖姬顏注引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不直音卓而必用此爲況者蓋卓姓之卓固與卓異讀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注古文曰迎於門外也

敖氏繼公曰上云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承珙案聘禮大夫館于大夫其歸饔餼還玉皆迎于外門外天子賜諸侯之舍何知惟有一門敖氏之說殊不足據鄭於聘禮還玉從古文作外門外此又從今文有外字其去取當矣

大史是右注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古文是爲氏也

疏云襄公二十一年左傳管蔡爲戮周公右王鄭引此者證大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古文是爲氏者惠氏棟曰

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與是同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承祚撰魏志以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見洪适隸續何至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以是氏兩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承珙案氏是相通之跡多矣鄭注周禮射人引此經大史氏右仍依古文作氏於此則從今文作是者注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若作氏恐與侯氏之氏義同故從今文

四傳擯注古文傳作傅

案傳與傅聲義皆不相近自由形似而誤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爲傳是也

祭地瘞注古文瘞爲瘞

爾雅釋天祭地曰瘞貍孫注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也大雅皇矣其菑其翳釋文翳韓詩作瘞云因也因高填下也釋名瘞翳也就隱翳也是瘞瘞二字聲同義亦可通故古文假瘞爲瘞鄭從今文者用其正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七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八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一　涇胡承珙墨莊著

喪服

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
鄭云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疏云布八
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
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鄭注儀禮之時古今二禮並觀疊古
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此注云今之禮
皆以登爲升則今古禮皆作升字若然論語云新穀旣升升
亦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紝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
成縉布登義强於升故從登也承珙案說文禾部布八十縷

爲稷王莽傳十縗布二匹孟康云縗八十縷也說文有稷無縗蓋此無正字故賈疏又謂之宗稷宗登升皆一語之轉鄭既破升爲登而諸經注仍用升字者則以經典相承已久不復追改耳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注今文無冠布纓

疏云案下章不言疏衰已下者還依此經所陳此章疏衰已下與前章不殊唯期一字與前三年有異今不直言其異而還具列之者以其此一期與前三年懸絕恐服制亦多不同故須重列七服者也承珙案疏義甚明既須重列七服不應獨無冠布纓故鄭從古文

附

不杖期章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子似失之矣

疏云以其男女俱爲父母三年父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是知傳唯據女子子失之矣承珙案經文渾括唯子不報自兼男女言之傳以同服相爲之謂

報子爲其父母三年無疑于期之報故獨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自當期不因其父母哀其嫁於大夫而無主爲之加服而乃服期以報故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於經文自是專明一義鄭以經文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此十人於大夫之子相報服期之義始截然分明況傳以不報主謂女子子而又云其餘皆報雖皆指兩相服期者爲報而文義嫌於以子亦爲報故鄭駁之其實傳注皆足以發明經義在善讀書者之悉心體會耳敖氏繼公以唯子不報專謂男子爲父三年沈氏彤又謂女子子適人者句上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程氏瑤田云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此爲互見互省之例蓋皆曲意彌縫殊可不必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承珙案此章及上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兩傳俱發妾不得體君之義傳意總見妾之卑賤爲君尊屈厭之所不及故得遂其子與其父母之服正以明嫡妾之分相去縣絕在子體君不體君之分惟是女君以體君之故降其眾子而不降

其父母其義不同一則女君體君尊與君同故得以尊降其
眾子一則女君體君不爲君尊之所屈厭故不降其父母雖
殊途而同歸而與妾之不降其子與其父母則義各有當非
可以爲比例者也鄭於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
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云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
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
之與妾子同也及至此節傳文與上略同設援上章之例則
似女君以體君而降其父母矣且鄭於下記凡妾爲私兄弟
如邦人注云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女君有以尊
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
侯之女爲天王后者是女君不得以尊降者惟父母矣恐學

者以文害辭故云此傳似誤其實傳注原可並行不悖後儒
必欲申傳以駁注非也

大功章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
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
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
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
疏云言舊讀謂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今皆易
之在上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
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功是知宜蒙此
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此傳同爲厭降之文

不得如舊讀也承珙案鄭注是也此章下文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獨不見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蓋國君絕旁期於衆子無服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公在則公子於昆弟無服而爲其母妻之服乃在五服之外至比諸死於宮中者而爲之緦卽君卒矣向之公子今爲公之庶昆弟然猶爲先君餘尊之所厭爲此三人者不得服其親服而止於大功故特以昆弟與母妻一例於此見之而後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始著至大夫之子爲

其昆弟之爲大夫者已見不杖期章而其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獨無所見故亦於此見之若如舊說以昆弟字屬下條則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服將于何見之耶況下文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云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疏云此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上二人也若如舊讀置昆弟二字於此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弟於義無屬於文不辭矣鄭君改讀極精後人故欲從舊讀而强爲之解非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

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疏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此二者依鄭爲世父母已下七人本服期未嫁者遞降之服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鄭欲就舊章讀破之案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自爲其親皆言其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爲私親承珙案此條朱子初謂傳釋文勢似不誤又謂舊讀正得傳意但於經例不合鄭注與經例合但所改傳文似亦牽强既而門人有問者又答云此段自

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考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不杖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近儒諸說紛歧皆以鄭注駁傳爲非是不知此傳錯簡則有之於解經本未嘗誤鄭注乃駁舊讀而非駁傳此三節鄭注當連貫讀之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乃注述舊讀之意而非傳文蓋傳文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釋上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鄭所謂文爛在下者是也又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專釋經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此因經有未嫁者故特著成人未嫁之

說以明在室逆降之道傳文如此而止耳鄭於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此謂傳文錯簡初未嘗駁傳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即繼之云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述舊讀者之意如此然後破之云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賈疏所謂下言云云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蓋自唐以前寫經者誤以鄭注二十一字爲傳文又因鄭注割截在經傳之下未嘗連貫

讀之遂致後儒疑傳疑注議論紛紛要於傳注本文均未嘗分曉也至逆降之說梁朱异問北使李業興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後儒於此多有疑鄭者然經以嫁者連文傳於未嫁之上特著成人二字則逆降之法似未可謂無之蓋未嫁者其已許嫁者也婦道外成已許嫁則義繫於夫家於本宗之旁親情固殺矣古者女子將嫁或於宮室或於宗室教之三月喪服不可以往也故逆降三月以爲教之候而後其昏乃得及時焉若然父母昆弟之喪既除必更閱三月而後可嫁也若無逆降之法則上經已著適人者爲衆昆弟之條矣曷不與之連文而別出此乎

緦麻章

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疏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者則長中殤皆入小功章故云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耳又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謂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爲下也承祺案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云大功小功皆謂

服其成人者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者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也緦麻章傳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注云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則舉上以明下小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故言一以包二也此傳承婦人

在夫家相爲著服之下又上文殤小功章已發傳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爲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爲夫之親而發也程氏瑤田云攷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可知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無容改中爲下矣今案小功緦麻二章所云大功之殤小功之殤齊衰之殤文例一同故鄭皆云據成人之服不應小功章指謂成人服而緦麻章又指謂

殤服且以長中降一等四語斷爲經文亦無明據故不如鄭說爲正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二

涇胡承珙墨莊著

士喪禮

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爲對

案綴正字對聲近假借字鄭以下記及禮記喪大記綴足用燕几又檀弓毀竈以綴足字並作綴故從古文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趣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注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　既夕禮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注今文銘皆作名

段氏玉裁曰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祭統云銘者自名也其作器刻銘亦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于下皆

祇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說文于金部不錄銘字從周禮今書禮經今文也鄭君注經乃釋銘爲刻劉熙乃云銘名也記銘其功也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承珙案小祝設熬置銘司農注引士喪禮爲名今本作銘誤各以其物及取名今本作銘亦誤置于重據釋文云爲名音銘下取名同是司農引儀禮皆從今文作名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則字又作銘段氏以說文不錄銘字謂不必加金旁義固可通然銘字經典多有荀子禮論篇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字不獨漢碑始有故鄭君定從古文惟書銘于末司農注小祝引作名鄭君注司常亦引士喪禮書名于末此蓋經字本作名淺人因注有今文銘皆爲名之語遂改經書名于末名字亦作銘不知鄭云皆者或可皆下文祝取銘置于重之類耳既夕禮疏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但銘書作名亦通一塗也賈於此申明皆義而於士喪禮銘皆爲名不言皆字何指者殆所見本書名于末之名已作銘與末爲旆者爾雅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爲燕尾者釋名云旆以帛繼旐末也說文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是旆本旐末之垂者引申爲凡垂之稱小雅出車傳曰旆旆旒垂貌又引申之凡垂末者亦謂之旆此銘旌之末如旗旐之末故今文得假旆爲末鄭用其正字故從古文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垄于西牆下東鄉注今文鄉爲面

說文佃鄉也段氏玉裁曰鄉今人所用之向字也漢人無作

向者少儀尊壺者面其鼻注云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案許所據少儀作偭說與鄭同承珙案鄭注周禮撢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考工記匠人面朝後市禮記玉藻唯君面尊皆云面猶鄉也惟言人則曰面言物可曰鄉故此從古文

陳襄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注綪讀爲綳古文綪皆爲綪鄭云襄事謂衣服也綳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綳惠氏棟曰說文綳紆未縈繩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綳爲側庚反非也承珙案今文作綪者綪從糸旁於縈屈之義爲近故鄭於經從今文作綪而注則變化其字讀爲綳以明其義禮記亦今文故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字亦作綪注云綪屈也不

讀爲綳者以綪結連文屈義易明也古文綪皆爲綪皆者皆下文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布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

惠氏棟曰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承珙案鄭云環幅廣袤等也疏云布幅二尺鄭計布廣狹例除邊幅二寸以二尺爲率則此廣袤等亦二尺也據此環幅者周一幅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塹之注云環周也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注云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然則此廣袤等曰環幅亦其義也故鄭從今文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 注 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

縈古文幎爲涓

鄭云幎目覆面者也疏云鄭讀從葛藟縈之之縈者以其葛藟縈于樹木此面衣亦縈于面目故讀從之承珙案讀幎若縈祇是比方其音幎之義爲覆疏謂似葛藟之縈繫非也古文幎爲涓者此幎目荀子作儇目禮論云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楊倞注云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承珙案古从𢍏从眔从目之字以聲近每多通借詩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作子之營兮杕杜獨行睘睘釋文本亦作煢又作煢文選思元賦注引作煢煢閔予小子嬛嬛在疚釋文嬛崔作煢說文宀部引作煢煢在宂漢書匡衡傳亦引作煢煢哀公十六年

左傳煢煢余在疚周禮大祝注說文女部又引作嬛嬛爾雅環謂之捐說文憬急也从心睘聲讀若絹一切經音義蜎或作蠉古文翾同又引三蒼綣絹作繯又作罥又云狷今作獧玉篇獧重文作狷論語狂狷孟子作狂獧此皆其證也鄭以幎爲正字故從今文

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 注 牢讀爲樓今文樓爲纏旁爲方

注云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斂狹少之意云削約者謂削之使約少也校勘記云爾雅釋詁摟聚也釋文云摟從手本或作樓非然則此注樓字亦當從手承珙案牢讀爲樓者聲之轉高誘注淮南牢籠天地云

牢讀屋霤是其例爾雅陝西而修曲曰樓此謂削約握之中央正與陝而修曲義近似不必改樓爲摟也今文樓爲纋者校勘記云樓集釋作牢按鄭既讀牢爲樓因曰今文樓爲纋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爲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肵與此同例沈氏彤曰鄭注纋中云纋笄之中央以安髮疏云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又注牢中云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纋若纋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讀今文而不從按說文優饒也不出纋字纋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中央旁闊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今案沈說是也旁爲方者段氏玉裁曰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尚書古文作方今文作旁說文足部旁迷孱功郎堯典方鳩僝功也承琪

案握手長尺二寸者手之表裏各四寸又食指小指之兩廉及掩覆處四寸合一尺二寸廣五寸者指兩廉及掌後幷掩覆處共長八寸者皆廣五寸牢中旁寸者中謂掌內親膚之處足容四指四指各一寸其長四寸此四寸長者上下兩旁各狹少一寸則廣三寸鄭意今文作方疑于其方一寸故從古文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注古文王爲玉今文檡爲澤

案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齊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丩篆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王中畫近上不勻故古書每多相溷爾雅凡物之大者或有王名如蟒王蛇之類周禮斂人注亦云王鮪鮪之大者此注云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

者蓋棘之善者亦以王名之故從今文作王檡爲澤者玉篇云檡楖棗也楖棗似柿而小說文無檡字蓋從今文鄭以澤爲借字故從古文

緣衣注古文緣爲緣

詩緑衣箋云緑當爲緣字之誤也周禮內司服注云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衣者今本經文緣衣作緣衣蓋沿唐石經而誤實作緣衣也緣字之誤承琪案緑與緣聲不相近故鄭定爲字之誤此古文緣爲緣者則以聲義相近故借鄭云緣之言緣也緣不得卽爲緣字故從今文

竹笏注今文笏作忽

惠氏棟曰說文無笏字注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古笏字本作忽鄭氏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注云忽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帗帶搢忽說文曰忽出氣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忽說文又云忽籀文作忽一曰佩也象形忽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承琪案笏字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珽也呼骨切徐鉉注說文尚知此字爲後人所加蓋鄭本儀禮古文作忽今文假忽爲之後人盡改經注之忽作笏耳

棊

疏云此無正文蓋俗讀馬有絆名爲棊拘止馬使不得浪去

此屨綦亦拘止屨使不縱誕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
玉瑱注云元謂瑱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承珙案說文綀
下云一曰不借綀卽此所云薄借綦也薄不聲之轉古文箕
作㠯故杜林以㠯爲麒麟字則綦卽綀之或體無疑喪服傳
注云繩菲今時不借也不借爲草屨其系名綦葛屨皮屨之
系亦通名綦此組綦注云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弁師之
綦爲皮弁貫玉之結故以屨系之綦明之此組綦本爲屨系
故又以絆馬之綦明之耳

拒用巾注古文拒皆作振

說文拒給也段氏玉裁曰給者相足也士喪禮曰乃沐櫛浴
用巾拒用浴衣既以巾拭之矣而復以浴衣拒之謂抑按之
使乾此乾彼溼可互相足故曰給也承珙案給疑洽字之誤
說文水部洽霑也雨部霑雨霑也霑濡也玉篇云拒抑也蓋
以乾抑溼則乾者有霑溼之意故曰拒洽也傳寫誤爲給段
依給字解之義近迂鄭云拒晞也清也清訓用爾雅案爾雅
拒拭刷清也郭注振訊扲拭掃刷皆所以爲潔清似郭所見
爾雅本拒作振蓋用儀禮古文正所以明振爲拒之假借郭
乃認爲振字卽以振訊釋之誤矣鄭以拒爲正字故從今文
溓濯棄于坎注古文溓作緣荆溓之閒語

疏云禹貢荆河惟豫州則鄭見豫州人語溓爲緣是以古文
誤作緣也承珙案說文溓湯也鄭君此注云沐浴餘潘水疏
潘水旣經溫煮謂之溓已將沐浴謂之濯古文溓作緣者緣

釋文集釋俱作涿廣韻涿水名與溧音相近非字之誤考工記幬氏以浣水漚其絲注故書浣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温水也承珙案浣與湄音不相近湄亦當作涿浣之爲涿猶稅之爲褖司農云涿温水也說文云浣則盥水也引周禮曰以稅漚其絲蓋周禮故書假涿爲浣儀禮古文假涿爲溧鄭以溧爲正字故從今文

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

說文爫手足甲也爪覆手也蚤齧人跳蟲也段氏玉裁曰叉爪古今字古作叉今用爪禮經假借作蚤士虞禮沐浴櫛搔揃搔或爲蚤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蚤鬄蚤皆刱叉字也鄭注皆云蚤讀爲爪讀爲者易其字也不易爲叉而易爲爪於此可見漢人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矣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爲爪紹續指端也亦不作叉承珙案詩小雅祈父云予王之爪牙荀子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皆作爪不作叉鄭注考工記欲其蚤之正也云蚤當爲爪說文貜下引逸周書貜有爪而不敢以撅今周書周祝解作蚤許所見本正作爪則古人以爪爲手足甲之字其來久矣

髻用組乃笄注古文髻皆爲括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注故書會作髆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髆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髆浦鏜云弁師注引儀禮髻作檜檜栝字異義同

疑括乃栝字之誤承琪案此特司農所見儀禮本作檜耳鄭君所見自作髻未必與司農同說文有髻無髻疑髻乃髻之或體會聲昏聲相近故此髻用組及下髻髮古文皆假括爲之鄭以從影義近故從今文

宰洗栝建于米執以從注今文宰不言執

案上文主人洗貝執以入下文商祝執巾從入皆有執字此宰亦當言執故鄭從古文

設韐帶注古文韐爲合也

案說文韐爲帢之或體皆从合得聲鄭注士冠禮云合革爲之則兼會意古文作合者假借耳

設決麗于擘注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捩

麗連一聲之轉云亦爲者因下文有設握乃連擘故此言亦也惠氏棟曰說文擘手事也从手取聲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擘游俠傳云搤擘而高談高誘呂覽注擘讀如棬捥之捥古文作捩春秋傳云捘衛侯之手及捥史記樊於期偏袒搤捥左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捩段氏玉裁曰說文手擘各本俱誤作手擘士喪禮注云擘手後節中也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爲前節則肘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則以下爲擘也俗作捥非古字承琪案高注呂覽本味篇讀擘如椀椀卽盌字說文有盌無椀然椀字見管子方言疑亦盌之或體儀禮古文擘作捥者捥當本作椀與擘同聲假借鄭以擘爲正字故從今文

設冒櫜之 注今文櫜爲橐

案說文橐囊也从橐省石聲橐車上大橐从橐省咎聲石聲咎聲不相近然橐爲大橐其義自通周禮翦氏掌除蠹物注云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釋文橐本作橐此由蠹誤爲橐橐又誤爲橐耳此今文橐爲橐者以橐有橐義非字之誤故周頌時邁載橐弓矢鹽鐵論引作載橐弓矢鄭注此篇云橐韜盛物者取事名焉小雅彤弓傳云橐韜也橐于韜義較切故從今文

冪用疏布 注今文冪皆作密

案冪之作密猶鼏之作密皆同聲假借禮經古文鼏皆爲密故冪亦作密此注今文當作古文校勘記云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作今文

久之 注久讀爲灸 既夕禮皆木桁久之 注久當爲灸

周禮廬人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注云灸猶柱也說文久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此引周禮作久不作灸蓋二禮古文皆當作久灸訓灼與柱距義無涉鄭本周禮作灸者乃借字儀禮作久者爲正字鄭云久讀爲灸者必當時人讀久距之久音如灸灼之灸故因其聲讀使學者易曉是借灸明久非破久從灸注讀爲當作讀如既夕禮注當爲亦應作讀如說文從後灸猶云從後久之亦取灸聲不取灸義段氏玉裁曰久灸疊韻火部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箸之義故以灸訓久承珙案鄭注士喪禮久之

云謂以蓋塞鬲口也注既夕禮皆木桁久之云桁所以庋苞笭甕甒也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注周禮廬人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閒輓而納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澀考廣雅柱距也鄭云云者謂以矛戟柄橫兩頭距牆於中閒掣而引之以知其體之强弱又說文距槍也㠯也距與距同㠯與掌同先鄭注考工記弓人云㠯讀如掌距之掌是鄭以久爲柱許以久爲象後距楮柱觝距皆與案塞義近段以灸有迫箸之義故以灸訓久非也

冪奠用功布 注古文奠爲尊

惠氏棟曰古尊字作尊與奠相似故譌从之尊从丌讀若箕

奠从廾讀若拱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 注今文鬄爲剔

鄭云鬄四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說文鬄髮也鬄或作髢鬄髯髮也段氏玉裁曰士喪禮四鬄當作鬄禮經此鬄周禮帝反字也鬄小徐本作从髟剔聲此大誤大徐本作从髟从刀以刀除髮易聲不誤許於刀部無剔字故此篆斷非剔聲漢時有剔字許不錄者許於此字從古文故不取今文也剔者鬄之省俗司馬遷傳鬄毛髮嬰金鐵受辱文選作剔毛髮韓非曰嬰兒不剔首則腹痛莊子馬蹄燒之剔之 據莊子音義呂忱乃錄剔於字林云剃也然則呂謂卽俗鬄甚明 剔皆鬄之省也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字或作鬄蓋詩本作鬄譌之則爲鬄俗之則爲剔非古有剔字也又周頌狄彼東南

釋文云狄韓作鬄除也鬄亦鬀之譌鄭箋云狄當作剔蓋鄭不廢剔字承珙案段分說也抑用邊鑾方箋云當作剔蓋鄭不廢剔字承珙案段分別鬄鬀二字其說甚辨然左傳衞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鬄本鬀髮所爲古人以其聲同義近故經典卽假鬄爲鬀士喪禮之四鬄亦古文借鬄爲鬀周禮小子羞羊肆注云肆讀爲鬄鬄亦是假鬄爲鬀未必皆譌字也

兩胉亞 注同

案說文無胉字廣雅胉脅也儀禮今文假迫爲胉周禮醢人豚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鑄詳鄭君意似以豚拍謂脅者爲是但拍之爲脅本屬假借杜子春以拍爲膊膊訓薄脯膊之

屋亦不得爲脅故祇取河閒方音呼脅如鑮以證拍字之義其於儀禮則因古文既有拍字卽從胉爲正耳

主人髺髮袒 注古文髺作括

說文髺絜髮也段氏玉裁曰絜各本譌作潔今依玉篇韻會正絜麻一耑也引申爲圍束之俛絜髮捐束髮也髺卽髺字之異者髺髻古文皆作括禮經髺髮戴記皆作括髮則用古文與承珙案說文括本亦訓絜鄭以髺於束髮較切故從今文

衆主人免於房 注今文免皆作絻

案袒免字古文讀如免冠之免故今文又借冕之或體作絻

既夕商祝免袒 注今文免

者爲之左氏哀二年傳使太子絻哀十二年傳季氏不絻皆作絻襄二十五年傳陳侯免又作免釋文免音問徐音萬考說文媢从女从生免聲此从大徐本讀若幡此所以學者相承祖免之免讀從萬音又轉爲問耳若當鄭君時祇讀作免程氏演繁露謂鄭氏以免音問非是今文作絻者借字程氏又謂通典敘載喪制卽免加絲亦非也

男女奉尸俟于堂注今文俟作夷

注云俟之言尸也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幷此經俟尸不作移字皆作俟者俟人旁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也承珙案禮記喪大記男女奉尸夷于堂注云夷之言尸也不破從俟者葢二字同耳雜記注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俟之於此皆因殯焉說文無俟字據釋文引隱義云俟之言移也庾依韻集大兮反息也葢呂靜於俟字音義皆不同夷鄭君注禮則俟與夷皆爲尸陳之義故賈云不作移字依尸爲言也

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注古文予爲與

案說文與黨與也从昇从与又与賜予也一勺爲予二字皆與予通㠯推予也象相予之形予又借爲予我之予儀禮古文左氏傳則皆作余鄭注曲禮曰余予古今字此推予之予則又予與爲古今字也

乃朼注古文朼爲匕　少牢饋食禮長朼注古文朼作匕

說文匕相與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㠯用比取飯一名柶凡

匕之屬皆从匕段氏玉裁曰言者用也用字衍比取飯之比
當作匕漢人曰匕黍稷匕牲體凡用匕曰匕也匕卽今之飯
匙少牢饋食禮注所謂飯橾也案禮經匕有二匕飯匕黍稷
之匕蓋小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匕十七篇中屢見
喪用桑爲之祭用棘爲之又有名疏名挑之別蓋大於飯匙
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匕鄭所云有淺斗狀如飯橾者也
以之別出牲體謂之匕載猶取黍稷謂之匕黍稷也匕牲之
匕易詩亦皆作匕禮記雜記乃作枇本亦作朼鄭注特牲引
之而曰朼畢同材蓋古經作匕漢人或作朼非器名作匕匕
載作朼以此分別也若士喪士虞特牲有司篇匕載字皆作
朼乃是淺人竄改所爲耳承珙案士昏禮匕者逆退釋文云

朼必履反劉云匕器名朼者朼載也是二字分別說始于劉
昌宗鄭君固知匕朼同字但今文有作朼者故時或仍之張
氏識誤謂少牢饋食禮古文作匕鄭氏改爲朼非也
進柢注今文柢皆爲胝　士虞禮記載猶進柢注今文柢爲胝
鄭云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案說文曰柢木
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木之所以建生也
周禮或作抵作邸泉府買者各從其抵鄭云抵實柢字柢本
也典瑞四圭有邸司農注引爾雅邸本也此今文又借胝爲
之鄭以柢爲正字故從古文
襚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襲
說文襲入衽袍段氏玉裁曰小斂大斂之前衣死者謂之襲

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袍襲衣也斂始于襲襲始于袍故單言袍也襲字引申爲凡掩襲之用若記曰帛爲褶士喪禮古文作襲假借字也喪大記玉藻用禮今文作褶注曰褶袷也有表裏而無著許依古文禮故不收褶字承珙案鄭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裏乃成稱不用表也疏云案喪大記小斂君大夫複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若然則士小斂大斂皆同用複而褖者用褶者褶者所以褖主人未必用之斂耳玉藻帛爲褶與禪爲絅對文專指袷衣而言若襲則斂服之總名單複皆謂之襲說文以襲爲衣衽袍者亦汎指斂服言之古襲字多與習通釋名云褶襲也覆上之言也鄭云此言褖者以褶蓋專用帛爲褶古文借襲爲之

耳故從今文

兩邊無縢注古文縢爲拘

案說文縢緘也縢本緘約之名凡約物者必自其邊始故又引申爲緣邊之稱鄭此注云縢緣也引詩竹柲緄縢檀弓竹不成用注云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蓋縢正字古文作拘者聲轉借字也

載魚左首進鬐注古文鬐爲耆

說文髟部無鬐字龍部龍下云龍耆脊上龍龍也段氏玉裁曰許於此字從禮古文不從禮今文耆者老也老則脊隆故凡脊曰耆或作鬐因馬鬣爲此字也承珙案漢書揚雄傳兗鋋癡耆孟康服虔皆以耆爲馬脊鬣文選七發薄耆之炙亦

止作耆後乃加髟作鬐或又作鰭禮記少儀右進鰭上林賦
揵鰭掉尾此皆耆之今字鄭以鬐字經典承用故從今文
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注今文無成
案上文君使人弔云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注成踊
三者三疏引曾子問三者三凡九踊也蓋主人於君之弔襚
賵及臨大斂無不拜稽顙成踊者則此踊亦當言成故從古
文、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注今文無拜
案下文云眾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
拜送賓揖眾主人乃就次云卒拜送賓者正蒙此主人拜送
之文謂既拜送賓乃揖眾主人也則此宜有拜字故從古文
敦啓會卻諸其南注今文無敦
案上文云用瓦敦有蓋會者蓋也下文徹朔奠云先取醴酒
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注云啓會徹時不復蓋也則此啓會
上亦宜有敦字故從古文
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注今文無兼
案士冠禮云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疏云
案少牢史左執筮右抽上韇兼執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
人此云筴彼云筮一也承珙案士喪禮但云筮者東面抽上
韇兼執之并不言執筴與筮故注云韇藏筴之器也兼與筮
執之鄭以士冠少牢決此當有兼字故從古文
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注古

文無兆基作期

案上文云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則此宜有兆字鄭云基始也古文作期者經典凡稘季之稘多通作期會之期士虞禮暮而小祥本當作稘古文借基此基又借期爲之或謂古文作期當屬下句期無有後艱猶言庶幾無後艱敖繼公云當從古文無兆字而基亦宜作其屬下句皆非也

筮人許諾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

案述正字術古文假借字

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注古文曰爲日

案此謂古曰之曰古文作日蓋涉下某日日字而誤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八十九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　實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三

南菁書院

涇胡承珙墨莊著

既夕禮

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

疏云言皆者此文披及下文商祝御柩執披并下記執披者三字皆爲藩惠氏棟曰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魯國有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案披从手皮聲古音皮與蕃同蕃又與藩通故今文披皆爲藩聲之誤也承珙案注云披輅通典集釋俱作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備傾虧不言藩爲誤字者以披音既同藩即作藩字義亦可通似非今文聲誤惟周禮司士云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禮記檀弓云設

披周也及喪大記纁披六之類字皆作披故從古文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注今文翦作淺

注云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疏云緇翦者謂染爲淺緇之色

承珙案考工記鮑人云則是以博爲帗也鄭司農云帗讀爲

翦謂以廣爲狹也鄭君云翦者如淺之淺考詩小戎傳云

淺淺也是先鄭以翦爲狹後鄭以翦爲淺其意略同翦字亦

作前周禮巾車前樊鵲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然翦

可訓淺不當卽作淺字今文翦作淺乃以訓詁字代故鄭不

從

冪用疏布注今文冪皆作密

案冪通典作幎注及下文冪用功布亦皆作幎釋文作冪云

本又作幎但禮經今文或幎或冪無作密者惟古文多作密

乃同音假借鄭所以不從則此汁今文當亦古文之誤

兩杅注今文杅爲桮

案鄭云杅盛湯漿杅說文作盂云飯器也急就篇作杅云椑

杅槃案梧問盌公羊宣十二年傳古者杅不穿注云杅飲水

器與鄭注合疏云杅若今馬盂舊說云杅是衍字若今食飯帶

矣案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承珙案杅爲水器當亦可爲食器

此經云兩敦兩杅槃匜禮記內則云敦牟巵匜牟卽杅禮記

從今文故作牟鄭云牟讀曰整敦牟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

呼土釜爲牟正義引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

之形蓋杅本飲食二器以其形象土釜之整故得牟名古字

從于者多與無通詩斯干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士冠禮注云冔名出於幠無又與牟通毋追廣雅作無追釋名作牟追左傳宣十五年無婁公羊作牟婁杼之爲梓古音本同鄭以杼爲正字故從古文

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注今文棧作輚

臧氏琳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云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轏中注轏士車正義謂轏與棧字異義同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輚在車部新附玉篇木部棧訓與說文略同車部輚載柩車轏同廣韻棧閣也輚車名士所乘也輚埤蒼云臥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載柩車也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輚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從車遂改棧爲輚鄭康成因字本作棧故定從禮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廣韻引埤蒼知漢魏閒已別作輚爲棧矣說文以輚爲籀文車字玉篇同汗簡載王存乂切韻亦然棧作輚與籀文車字涉嫌非是承珙案臧說是也鄭云凡士車制無漆飾疏云此棧車柩車即蜃車四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鄭云無漆飾者蓋但編木爲之漢人謂之柴車見後漢書謝夷吾趙壹等列傳公羊傳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周禮注作棧其下是柴車即棧車謂之柴者亦以其編竹木爲之然則棧車本以棚棧得名故鄭不從今文作輚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羸醢注脾讀爲雞脾胘之脾

注云脾析百葉也疏云周禮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膞爲菹又經不云菹者類皆是齏則此經云脾析者卽齏也云脾讀爲鷄脾胜之脾者欲見此脾雖與脾腎之脾同正謂百葉名爲脾析故讀音從雞脾胜之脾時俗有此語故讀從之也承珙案脾胜當作膍胜單注本正作胜說文膍牛百葉也一曰鳥膍胵从肉毘聲或作胜又云胵鳥胃也莊子庚桑楚篇臘者之有膍胲司馬彪注云膍牛百葉也周官醢人脾析鄭眾注云脾析牛百葉也百葉本爲禽獸之胃二禮經文俱作脾析者古字通借容可以脾之名加於胃若鄭君旣以時讀曉人自同說文作膍以別於土藏之脾不應仍用借字至膍胜本一字尤不應連文胜當作胜从肉此聲釋文尺之反胜與斯斯與析聲皆相近卽說文胵字胵爲鳥胃故雞與鴨皆有之內則鴨奧鹿胃注云鴨奧脾胜也此脾胜亦當作膍胜

特鮮獸注古文特爲俎

案上文云俎二以成南上不綪鄭云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蓋羊與豕併魚與腊併二列各南上是不綪也不綪者以其鮮獸之俎特於其北不可綪也疏云鮮獸在北北無偶故云特是特者對成言之經當作特不應作俎故鄭從今文

主人之史請讀贈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注古文筭皆爲筴

案上文云書贈於方書遣於策此讀贈卽書於方者也筭所以釋數必執筭者物有多寡宜知其數也筴乃策字之別氏顏

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未代隸書似杞宋之
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易釋文云策本作筴古文筭爲筴
者筭本籌策之物故亦可爲策鄭嫌於書遣之策故從今文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今文無以
案以者用也喪大記云士喪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鄭注周禮
鄉師引雜記曰匠人執翿以御匶今雜記云匠人執
翿葆御柩無以字此注從
古文有以者亦取其文備
茵先入屬引注古文屬爲燭
案屬正字燭借字上文設披屬引周禮大司徒帥六鄉之眾
庶屬其六引字皆作屬故鄭從今文
乃窆注今文窆爲封
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司農注云窆謂葬下棺也春

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又遂人及窆陳役司農注
云窆謂下棺時遂人舉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
葬下棺也聲相似又大僕窆亦如之司農注略同又云窆讀
如慶封汜祭之汜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周禮及窆執
斧土部曰堋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曰中而堋今左傳作
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段氏玉裁曰禮謂十七篇也許於
十七篇從今文作封戴記亦皆作封者戴記從今文也堋窆
封三字分蒸侵東三韻而一聲之轉堋朋聲窆乏聲朋俗讀
如蓬要讀方勇切故禮記以封字代窆堋字也承珙案鄭司
農讀窆如慶封汜祭之汜劉熙釋名云風汜也此今文窆爲
封之證然鄭君於禮記檀弓縣棺而封又殷既封而弔又於

其封也曾子問遂既封而歸皆注云封當爲窆又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注云封周禮作窆蓋戴記於下棺之窆聚土之封通作封鄭君以其淆溷難明故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注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此因記文二封字連文不別故爲詳晰言之虞注周易不封不樹云穿土稱封以封爲古窆字誤矣又案鄭於禮經既從古文作窆而於士虞禮祝迎尸一人哀經奉篚哭從尸注引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此封亦當爲窆鄭於檀弓不破從窆字者緣上文殷既封而弔已破爲窆故正義云從上可知士虞禮注引記文故亦不

破字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注今文無曰

案鄭從古文有曰者亦以其文義備

明日以其班祔注今文班爲胖　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注

古文班或爲辨辨字姓或然今文爲胖

鄭云班次也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今文作胖者聲近假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注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又腊人膴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版既爲班胖亦可讀版故今文借胖爲班惠氏棟曰鄭注王制云頒之爲言班也班與胖字雖異而義同士虞禮注古文班或爲辨者是古文有兩本惠氏定宇曰古辨字或讀爲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

帝紀辯于羣神徐廣曰辯音班春秋傳襄二十五年云男女以班此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辯此古文也說見劉光伯規過承珙案說文班分瑞玉从玉从刀古字班與班多通說文辯从文辡聲辦从刀辡聲此卽今之辨字漢書王莽傳音義引孟康曰辨或作班故鄭以古文班爲辨者其義或然若今文作胖於義無當鄭所不從

記士處適寢注今文處爲居

注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云士喪篇首云士死于適室此記云適寢者適室一也故互見其文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臥于適室故變室爲寢也承珙案居處二字其義略同然居則有常安之義處可爲暫止之名故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於穴言居於野言處微有區別此適寢本非常居以疾遷處於此似作處於義較切故鄭從古文

設牀第注古文第爲茨

說文第牀簀也古文作茨者聲近假借字詩牆有茨說文引作牆有薺書禹貢濟河濟漯漢書地理志濟皆作沛是从弟从次从齊之字皆以聲近得通鄭以第爲正字故從今文

楔貌如軛注今文軛作厄

案說文軶轅前也考工記作鬲司農注云鬲謂轅端壓牛領者釋名作搹云搹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詩鄘革金厄毛傳云烏蠋也烏蠋卽烏啄此今文作厄與毛詩同鄭以軶爲正字故從古文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注今文掘爲坮也

玉篇引埤蒼云坮坎也坑也案今文掘爲坮是坮者掘坎之名故下文甸人築坮坎注云穿坎之名一曰坮後人以穿坎爲坮而坎亦謂之坮如闕本空隙之名因而穿空亦謂之闕左傳闕地及泉國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皆是然此云掘坎南順承上文甸人掘坎言之疏釋曰經直言甸人掘坎言之是當從古文作掘坎下文甸人階閒不辨大小故記人明之是當從古文作掘坎下文甸人築坮坎猶言甸人築其所掘之坎耳

壗用塊注古文壗爲役

說文埵陶竈窗也从土役省聲今文作壗者不省古文作役者假借字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注今文無紟古文倫爲輪

注云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疏云言凡非一之言以其唯小斂至大斂有絞大斂又有紟故知凡中有大小斂也言類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也敖氏繼公曰紟不必言凡與絞連文爾承珙案紟雖小斂所無記者欲明用布如朝服紟與絞同不應有絞無紟喪大記亦云絞紟如朝服故鄭從古文有紟字倫者正字輪古文假借字

簟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注古文角觶爲角柶

案士喪禮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此記角觶古文爲角柶者蓋涉下木柶柶字而誤

主人乘惡車注古文惡作堊

注云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雜記注云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承珙案周禮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注謂木車始遭喪所乘其下卒哭乘素車既練乘藻車大祥乘駹車禫乘漆車疏謂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又鄭於馬不齊髦下注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藻車駹車漆車與疏云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藻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今案鄭注此記主人乘惡車專指木車不包素車等鄭司農注周禮謂木車爲贏蘭車疏云此舉漢時有贏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蓋喪車五乘本有等差哀稍輕者以次加飾木車主人所乘尤爲無飾故曰惡車古字惡堊互借周禮則守祧黝堊之禮記廬堊室之中釋文並云堊本作惡但鄭注巾車云素車以白土堊車此古文作堊涿於素車故鄭從今文

白狗幦注古文幦爲冪

鄭云幦覆笭也案大雅韓奕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也字作幭周官巾車木車犬禊之類則作禊曲禮大夫士去國素轐作轐玉藻君羔幦虎犆之類又作幦先後鄭注並云覆笭也考禮注之覆笭卽詩傳之覆式釋名云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笭笭也式亦在車前故覆笭亦謂之覆式是幦幭禊轐字異而音義皆同說文幭蓋幭也从巾蔑聲蓋幭猶言覆

幭是凡覆物之通稱不專爲覆式毛傳以幭爲覆式者其一端耳說文又云髾髮布也段氏玉裁曰禮鄭注及公羊昭廿五年注皆以髾爲覆答車答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答不用竹用皮古無用髮布者許以髮布釋髾髾之本義也車覆答之字當是幭爲正字所謂蓋幭是也髾爲假借字承珙案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髾鄭注面前也髾覆答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答上也正義曰答車前闌也髾車覆闌也綏申於面前而擷末於車前髾上也據此則髾爲覆答在車前車答亦當在車前段氏注說文以覆答與車答是二事車答在車旁禦風塵者覆答蓋乎軾上以禦旁之名名之其說非是鄭注禮經以今文髾爲正字古文幂爲借字公羊戴記皆今文故多作髾幂乃幎字爲覆幔之通稱古文借幂爲髾猶幭爲蓋幭之通稱毛詩亦借幭爲髾耳曲禮素幭注幭或爲幂

御以蒲菆注古文菆作騶

惠氏棟曰漢書鼂錯傳云錯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顏監曰騶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是菆與騶同也承珙案鄭云蒲菆牡蒲菆也說文菆麻蒸也麻蒸卽麻莖說文爝下云然麻蒸也管子弟子職云蒸閒容蒸然者處下皆謂以麻莖取火麻莖謂之菆因而蒲莖亦謂之菆古文作騶者如廣雅稷穰謂之穭又玉篇云廢麻莖古文作騶是

也鄭以敢爲正字故從今文
犬服注今文犬爲大
案犬爲大者今文有脫畫耳
木錧注今文錧爲鍷
案錧卽轄說文轄轂端鍵在輪中其裏以貫軸其表以湊
轄鍵者以金有所冒也轂孔之裏以金裹之曰釭轂孔之表
以金表之曰轄轄本從車以其用金故字或從金作鋎耳說文
舛部舉車軸端鍵也金部鍵一曰轄也車部轄一曰鍵也是
轄與舉同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者轄本從車亦以用金故
或作錧孟子題辭五經之錧祝睦碑七政錧錧字皆從金
是也惟錧與錧截然二事錧不可以爲錧鄭注木錧云取少

聲車之有聲由轂與軸相切而作轂端用木故少聲若錧以
鍵軸非聲之所出故鄭從古文錧
木錧注古文錧爲苞
案錧正字苞借字釋名錧苞也在旁苞斂其口也曲禮苞屨
注云苞蔑也左傳申包胥鴟冠子作鴟胥皆以聲同而借
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爲毛
鄭云齊翦也曲禮大夫士去國乘髦馬注云髦馬不鬄落也
正義云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也云髦
馬不鬄落也者以其稱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鬄落鬃
鬣承珙案毛中之長豪曰髦見爾雅釋文齊髦自是翦剔其長者
故鄭從古文髦也

夷牀軨軸饌于西階東 注古文軨或作拱

案說文無軨字許意蓋從古文鄭以軨從車爲正字古文拱爲假借字故從今文士喪禮升棺用軸及此篇遷于祖用軸注並云軸軨軸也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 注序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

案上文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注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注云序從主人以下者即如其行之序也故氏繼公曰柩從從巾席而出也序從主人以下從柩而出也承奠案上經云行器茵苞器序從此序

干亦當有從故鄭從古文

鵗乘車鹿淺幦于笭革靾 注古文靾爲殺

鄭云靾韇也承琪案靾本當作紲或從枼作緤此作靾者蓋以革爲韇故字从革廣雅鞠鞁騑轊也鞁又靾之別體古文作殺者聲近假借字

橐車載蓑笠 注今文橐爲橐

注云橐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疏云案上乘車道車皆據人之乘用爲名不取車上生稱則此散車亦據人乘爲號知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者案司常云斿車載旌注云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謂王小田獵巡行縣鄙此散車與彼斿車同是斿散所乘故與斿車同解考工記輪人

爲蓋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

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歟疏云案既夕禮云棗車載蓑笠注云今文棗爲潦此注云禮所謂潦車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鄭彼不從今文此引之者鄭兩解故此從之承珙案鄭注考工以蓋爲雨設故引潦車取備水潦之義其注儀禮必從古文作棗注云棗猶散也者周禮巾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注云作之有功有沽疏云精作爲功則曰良麤作爲沽則曰散說文棗木枯也亦與麤散義近故鄭云棗猶散也疏因以田以鄙遂以旂散釋之非是今文作潦者蓑笠備雨潦特棗車之一端耳故鄭不從之

抗木刊注古文刊爲竿

案鄭云剝削之說文刊剟也从刀干聲廣雅剟削也刊正字

竿古文假借字

弓矢之新沽功注今文沽作古

注云設之宜新沽示不用疏云沽謂麤爲之段氏玉裁曰毛詩鴇羽傳云盬不攻致也四牡傳云盬不堅固也杜子春於盬人讀若爲盬謂出鹽直用不凍治然則凡鹽之粗惡者爲盬因以爲凡物粗惡者之名也承珙案凡物之麤惡不堅固不精緻周禮作苦儀禮作沽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盬詩鴇羽正義云盬爲盬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殼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蠱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物者皆謂之蠱

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據此以盬爲盡之借字其義近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注云盬啑也疏云盬之爲啑未見正訓不知此盬亦盡之借字也凡蟲之敗物必有所蝕盬其腦者謂猶盡之盡物也然則周禮之苦儀禮之沽蓋皆盡字之借鄭以喪服傳冠者沽功彼沽功爲麤功知此亦當從古文作沽今文作古者又從沽省借耳

有柲注古文柲作柴

鄭云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傳云閉紲緄繩縢約也但紲本訓系傳以閉爲紲似於縢約義爲複考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蓋檠者藏弓定體之器檠紲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檠以其能縛弓謂之紲紲又名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考工記弓人譬如終紲鄭注即以紲爲弓鞄角弓釋文亦云紲弓鞄也紲字又作柲荀子非相接人則用柲注云柲者檠柲也正弓弩之器也後人以柲爲楫者以楫輔船舷如柲輔弓弩猶榜所以輔弓弩而船舷亦謂之榜也角弓孔疏以紲爲緄縢蓋泥於紲系之解且於毛傳以紲訓閉背矣鄭注周禮引詩作竹鞄注儀禮又引作柲皆就文易字說文柲櫝也櫝積竹杖鄭注考工記曰矛戟柄竹櫝柲蓋凡戈矛柄皆積竹而謂之柲弓檠殆亦積竹爲之故亦得名柲毛詩作閉猶櫝也說文櫝一曰叢木喪大記君殯櫝至於上注云櫝猶蔽也鄭意謂與檀弓蔽塗義同也左氏哀六

年傳楚昭王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史記楚世家索隱曰閉塗卽攢塗也攢與櫕同是閉秘皆有櫕義故毛詩作閉禮經作秘其實一也古文柴當作柴說文有柴無柴集韻柴兵媚切地名此卽柴之誤字說文柴訓惡米此柴之本義又云周書有柴誓此地名皆與弓檠無涉故鄭不從古文作也

設依撻焉　注今文撻爲銛

注云依纏弦也撻咐側矢道也疏釋曰言依者謂以韋依纏其弦卽今時弓弰是也云撻咐側矢道者所以撻矢令出承珙案撻猶達也詩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撻彼殷武釋文引韓詩云撻達也毛傳云撻疾也鄭風挑兮達兮說文又部引挑作㚔㚔滑也太平御覽引達作撻此達兮當與㚔同訓爲滑說文滑利也泰滑也此泰與達撻字聲義皆近蓋禮所謂撻卽今之箭溜以韋若骨及金玉爲之大如錢嵌入咐側以別上下射時在弓之右矢之上矢由此而去故名溜溜亦滑達之意古文撻爲銛者廣雅銛利也與達疾意近說文銛讀若棪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導與撻亦一聲之轉鄭以撻義較切故從古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四　涇胡承珙墨莊著

士虞禮

藉用葦席注古文藉爲席

鄭云藉猶薦也說文席藉也藉祭藉也管子山權數賦藉藏龜賦藉猶言布席故古文卽假席爲藉鄭以藉薦義近故從今文

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注今文無之

案鄭以上文云一鉶亞之又云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皆有之字故從古文

佐食出立于戶西注今文無于戶西

疏釋曰佐食出者以無事不可以空立故出立于戶西不從今文無于戶西三字者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不從也

承珙案特牲饋食禮云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彼出立在啓會之後此則設俎後卽出立于戶西下乃云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西是此佐食有兩番出立與特牲異其戶西之位則同此不言南面故下記文又明之曰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祝命佐食墮祭注今文墮爲綴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爲墮　記不綴祭注綴當爲墮　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注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綴古文此皆爲挼祭也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注安亦當爲挼今文或皆改安作綴　少牢饋食禮上佐食以綴祭注綴或作挼挼讀爲墮古文綴爲肫　上佐食綴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綴祭如主人之禮注綴亦當作挼古文爲肫　有司徹其綴祭注綴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隋之隋古文爲挼

案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挼祭主人受尸嘏尸酢主婦亦有挼祭依字皆當作墮惠氏士奇曰說文作陊一作墮戰國策云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白虎通曰坐尸

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墮墮者毀也
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
墮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
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爲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
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爲挼因墮爲隋
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當定作陊承珙案惠說是也周禮守祧
作隋隋說文訓裂肉與此無涉鄭周禮注不破隋爲墮而士
虞禮注引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曾子問不綏祭注云綏周
禮作墮是鄭所見周禮本作墮矣士虞禮注云下祭曰墮墮
之猶言墮下也此義甚明士虞記不綏祭注云綏當爲墮則
直更正其字鄭意此字本皆作墮或有作挼者因墮讀近挼

且挼與墮義亦相近說文挼推也玉篇韻會引皆作挼摧也
摧亦有墮下之義故古文墮祭有作挼祭者至作羞作綏則
與墮義全然不合矣古文墮有爲肵者亦以聲近而誤古文
又有作捼者此又因挼字形近而誤挼祭與捼醢本屬兩事
吳氏廷華以挼祭爲卽撓祭誤矣又特牲禮佐食授挼祭注
云妥亦當爲挼今文或改妥作挼士虞疏所舉經中五字不
同墮挼羞綏捼獨不及妥疑此經文本亦作佐食授綏祭鄭
云綏亦當作挼今文或皆改挼作綏耳作妥者又後人以綏
字而誤章氏平日此是今文作挼若作挼則固可從矣竊謂
此注當云挼亦當爲墮亦者亦上經祝命挼祭也下
云今文或皆改墮作妥者亦上經與此經也併有傳寫以挼爲授者敖繼公遂以
挼祭爲授祭尤誤之誤者矣

尸飯播餘于篚 注 古文播爲半

案播與半一聲之轉播布也散也此言尸飯放其餘於篚播義爲近故從今文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 注 古文酳作酌 特牲饋食禮酌酳尸

注 今文酳皆爲酌 少牢饋食禮乃酳尸 注 古文酳作酌

說文酌少少飲也段氏玉裁曰士昏禮注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特牲少牢注意略同曲禮注以酒曰酳案儀禮禮記皆作酌許書作酌玉篇云酌酳同字是也士虞特牲少牢三酌字必皆酌之字誤特牲云今文者則古文之誤許於此字用古文禮記多用今文故禮記作酳承珙案段說是也漢書賈山傳執爵而酳後漢明帝詔

執爵而酳皆從禮記作酳是今文酳字學者相承通用故鄭從今文

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 注 今文無擩鹽

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此皆祭俎不擩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又特牲主人獻祝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少牢主人獻祝以肝牢從祝取肝挨于鹽振祭嚌之此主人獻祝肝從祝振祭亦當有擩鹽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祝入尸謖 注 古文謖或爲休

記尸謖 注 古文謖作休 毛本記注休作

沐浴今從十行本正　少牢饋食禮祝入尸謖注謖或作休

案說文無謖字惟晉書音義引字林云謖所六反謖之爲休猶蹙之爲愀縮之爲酋聲本同部祭統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謖與起同義故鄭於此訓謖爲起若休訓息止與起義別然禮成則起而止息其所義亦相因許從禮經古文故不收謖字鄭從今文故詩楚茨篹及禮記曾子問注皆用之

記虞沐浴不櫛注今文曰沐浴

敖氏繼公曰鄭從古文元無沐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盧氏文弨曰沐浴當倒爲浴沐疏云期以下虞而浴沐沐而櫛櫛而搔翦其次第如是後人見經書多言沐浴遂誤易之耳許氏宗彥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于古文耳觀後經文沐浴櫛蚤揃注曰今文曰沐浴蚤揃對勘自明矣葢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豪無可疑諸校者皆誤承珙案許說是也惟後記注亦係今文曰沐浴爲句蚤翦屬下文或爲蚤揃六字爲句許以今文曰沐浴蚤翦連句微誤鄭此注云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後注云彌自飾也是則虞時少飾故沐浴而不櫛祔時彌飾故沐浴而櫛其別在是今文無之於義未備故鄭從古文

殺于廟門西注今文無廟

案上文云陳牲于廟門外今文於此省廟字不言可知鄭以

無廟嫌於別門故從古文

膚祭三取諸左脇上注脇脅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

一殳矛之殳聲

一疏云鄭曼古文從經今文又說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

但字從肉義可知而以殳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段

氏玉裁曰鄭意謂股者髀也禮經多言髀不升則取諸左股

爲膚祭非也尋古文用字之例假股爲脇正與假脾爲髀假

肫膊爲脇假胳爲骼假頭爲脰皆以異物同音相假借股與

脇當是同音叚從肉役省聲如坟疫殺皆從役省聲之比役

與益同部此股非股肱字注當云此字從肉從役省聲非從

殳矛之殳聲今本脫誤不完據賈疏云鄭以殳與股不是形

聲之類其理未審賈錯解而可證有非字今本又奪非字

則更不可通矣承珙案段說是也

鉶芼用苦若薇注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芐

案苦枯同聲假借莊子人間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釋文

崔本作枯是也今文作芐非是說已見公食大夫禮

嘉薦普淖明齊溲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

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

明粢粢穧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酸

爲酸

疏云士祭有兔腊是故或有人作如此說若以明齊當爲明

視作兔腊解者應在上與牲爲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爲穧

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臧氏琳曰鄭以普淖爲黍稷故從禮經古文以明齊爲新水作明粢者乃聲近之誤鄭所不從鄭司農注大祝齍號引士虞禮剛鬣香合而不引明齊溲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爲明粢承珙案臧說是也周禮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曰齍讀爲粢說文齍黍稷器所以祀者从皿齊聲齍又省作齊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君云故書齊爲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齊讀皆爲粢故今文以明齊爲明粢曲禮孔疏據此以爲當有稷曰明粢句駁王劭之非臧氏申王駁孔其說甚辨是曲禮本無稷曰明粢足見今文以明齊爲明粢之誤矣今文溲爲酸者疏云鄭以溲水邊爲之與縮字義異謂以新水漬麴乃溲釀此酒承珙案說文溲溳也从水叟聲鄭此注引郊特牲明水涚齊疏引彼注云涚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涚齊此與說文溳淇義合說文酉部無酸字聘禮醯醢黍清皆兩壺注云醯白酒也與此溲酒爲溲釀無涉故今文作酸亦鄭所不從也

哀薦祫事注今文曰古事

注云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疏云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始虞而已云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承珙案今文古事古集釋作合爲是

他用剛日注今文他爲它

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
問無它乎引申之爲無它故之義經典又相承假負何之佗
爲之俗又作他此經古文當本作佗今文作它鄭以經典通
用從古文作佗故注檀弓引儀禮此文亦作佗也

獻畢未徹乃餞注古文餞爲踐

案司尊彝朝踐注云故書踐作餞是古餞踐二字互相假借
鄭以此爲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故不從古文作
踐

饌籩豆脯四脡注古文脡作挺

注爲挺當作爲梃說見鄉射記毛本挺作梃不誤

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注今文隮爲齊

鄭云隮升也承珙案詩朝隮于西傳云隮升周禮眡祲九曰
隮司農注云隮者升氣也說文作躋廣韻隮與躋同今文隮
爲齊者禮記樂記地氣上齊注齊讀爲躋釋文讀爲躋又作濟躋升也
孔子閒居至于湯齊注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鄭於此二齊
字訓升也皆讀爲躋此隮祔亦升義故不從今文作齊也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注今文無某氏此注毛本脫從校勘記增

上文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人配氏此皇祖姑亦當稱某氏

故鄭從古文

沐浴櫛搔翦注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蚤揃揃或爲
翦

鄭於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云蚤讀爲爪古人多以覆手之

爪爲叉甲之叉說已見前蓋手足甲謂之爪斷手足甲亦謂之爪喪大記小臣爪足注云爪足爪也搔者說文云刮（各本作犗）（從段注改）也內則疾痛苛養敬抑搔之與斷手足甲義無涉故鄭正其字曰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無櫛鄭所不從說已見前云搔翦或爲蚤櫛櫛或爲鬄此皆據別本搔蚤皆假借字櫛者說文云揩撼也段氏玉裁云急就篇沐浴揩撼寡合同莊子胥靡可以休老本亦作揩撼揩撼者道家修養之法手部掌下云一曰掌撼頰旁也掌撼卽莊子之胥靡撼讀爲爪謂斷養生家之一法也若士喪禮士虞禮之蚤櫛蚤讀爲爪謂斷爪櫛讀爲翦許作剃須也承珙案此字本當作剃說文剃齊斷也經典多借翦字爲之說文翦羽生也謂羽初生如剃齊其義相因故爾雅釋言及魯頌毛傳皆云翦齊召南傳云翦去此經翦或爲櫛者與士喪禮同鄭於彼注不云櫛當爲翦故於此或作亦復存之張氏識誤謂經當作搔櫛注當云搔櫛或爲蚤翦非是櫛或爲鬄者曲禮亦作蚤鬄鬄亦翦之假借字喪大記云爪手翦須鄭意蓋以爪與翦爲正字蚤搔櫛鬄皆所不從也

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脥注古文脰脥爲頭嗌也

臧氏琳曰說文無脥字口部嗌咽也莪籀文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則嗌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承珙案說文脰項也項頭後也古文以頭爲脰同音假借嗌爲正字玉篇引埤蒼云脥豕伏槽與嗌異義禮經假脥爲嗌鄭注取諸左脥

上云膘脰肉也此注於脰不從古文假頭而於嗌又從今文假脰者殆當時頭脰殊別嗌脰通借學者所易曉與

葬而小祥注古文葬皆作基

周禮質人邦國基釋文云本或作葬此是周禮古文故借基爲葬後漢書郎顗傳於詩三基注云基當作葬漢靈臺碑基年魚復生楊著碑未基有成劉曜碑基月嚴舉碑示萬基此皆假基爲葬士喪禮兆基之基古文又作期葢古文二字互借鄭各取本義故皆從今文

薦此常事注古文常爲祥

鄭云言常者葬而祭禮也疏云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承珙案言常事者此爲小祥常與大祥辭別大祥凶事盡除故曰祥事小祥則祗取天道之常言之故鄭不從古文

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

惠氏棟曰說文酉古文酉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木部棪字下所讀同導服卽禫服從古文故曰導道承珙案說文三言導服穴部窔字下云窔深也一曰竈窔从穴火求省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段氏玉裁曰導服者導凶之吉也許從古文不錄今文禫字亦部有禫字疑是後人增益今案經典皆相承作禫無作導者故鄭從今文此注云古文禫或爲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一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五　涇胡承珙墨莊著

特牲饋食禮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今文諏皆爲詛

鄭云諏謀也承珙案說文諏聚謀也詛訓也詶詛也詶卽今之呪字詛詶互訓與諏義別禮經不諏日諏正字詛假借字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少牢乃宿尸注宿讀爲肅古文宿皆作羞

疏云古文宿皆作羞壘之不從云凡宿或作速謂一部之內或作速者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是也云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又云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文宿眡滌

濯是也是以鄭汎云或也承琪案鄭云肅進也進之者使知
祭日當來古文宿作羞者爾雅羞進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林苑有御羞如淳曰御羞地名也在藍田其土肥沃多出御
物可進者顏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羞宿
聲相近云記作肅者謂禮記案記亦或作宿祭統宮宰宿夫
人鄭注亦云宿讀爲肅與此讀同云周禮亦作宿者疏引大
宗伯宿眡滌濯案彼注云宿申戒也但此宿眡似與肅進義
別惟大史云戒及宿之日注雖不言詳鄭意亦當讀爲肅也
簠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注今文無敢
案下文宿賓辭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有敢字少牢
饋食禮宿尸辭亦曰敢宿則此有敢爲是故鄭從古文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注今文復爲反
案下文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又主人左執角再拜
稽首受復位又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又主人
更爵酌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惟記云賓從尸俎出庙
門乃反位其餘通篇皆言復位不言反位故鄭從古文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餼
案說文饎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饎饎或从氏糦
饎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洞酌皆作饎傳皆曰饎酒食也與爾
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糦箋云糦黍稷也此特牲注云炊
黍稷曰饎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
曰饎因而黍稷曰饎炊黍稷亦曰饎周禮地官饎人注云故

書饎作饋說文以餴糦皆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饎以糦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饎此又古文假喜爲饎也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 注古文用爲于

案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有司徹右凡厞用席皆作用不作于故鄭從今文

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 注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

案少牢饋食禮云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鄭以彼決此故於啐酒從古文於賓長從今文也

祝酌授尸尸以酳主人 注古文酳作酢 有司徹尸以酳主婦注今文酳曰酢各本俱作曰酢惟毛本作曰酌今從之

案說文酳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酢酸也从酉乍聲經典每多以酢爲酳惟禮經間有酳字鄭於此必作酳不作酢從其正字也其有古今文皆作酢者則姑存之不復改耳

實于左秧挂于季指 注古文挂作卦 少牢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同

段氏玉裁曰說文挂畫也畫葉本作宣李文仲字鑑亦作宣六書故云唐本作縣玉篇亦作懸然古本多作畫者挂有分別畫出之意陸德明云挂別也後人乃云懸掛俗製掛字耳易繫辭傳再扐而後掛釋文云京作卦說文扐下引易再扐而後卦與京同承珙案禮經挂于季指挂正字古文作卦者借字說文卦筮也廣雅卦挂也音義並通鄭用其正字故從

今文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注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案有司徹云主婦答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鄭荅約彼文知今文爵酌二字誤倒故從古文

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注今文曰洗致

案有司徹云賓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彼既有爵字雖無酌字不言可知也今文於此但言洗致併無爵字文字備故鄭從古文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觶洗注今文無洗校勘記云毛本脫徐本集釋俱有今文四字

案鄭從古文有洗者亦以其文備

尸備荅拜焉注古文備爲復

說文葡具也備愼也从人葡聲經典通用備爲葡備與犕聲同犕又與服通用繫辭服牛乘馬說文引服作犕服與復亦通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云復或爲服承珪案鄭云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上文云眾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辨主人備荅拜焉彼注云備盡盡人之荅拜彼對眾賓言故備爲每人荅拜之此惟嗣舉奠者一人故備爲每拜荅之鄭以彼決此故從今文

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注今文曰奠于薦右

案鄭從古文有觶者亦以其文備

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注古文饗皆作餕有司徹乃饗如

饌注古文籩作餕

說文籩今本籩禮經各本字皆作蔇尤誤 具食也从食算聲饌籩或从巽䊷

氏玉裁曰論語先生饌馬云飲食也鄭作餕食餘曰餕按馬注者古論鄭注者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其讀正者皆云魯讀爲某今從古此不云今從古則是從魯論作餕何晏作饌者從孔安國馬融之古論也據禮經特牲少牢皆云古文籩作餕許書則無餕有籩饌字是則許於禮經從今文不從古文也但禮經之籩訓食餘而許籩饌同字訓爲具食則食餘之義無著且禮經言饌者多矣注皆訓陳不言古文作餕食餘之字皆作餕未有作饌者然則許饌籩當是各字饌當獨出訓具食也籩餕當同出訓食餘也乃與禮經合若論語魯餕古饌此則古文假饌爲餕此謂養親必有酒肉既食恆餕而未有原常情以是爲孝也又云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籩作餕承珙案段說是也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籩有以也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

注云祝告籩辭釋以戒之言女籩于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籩其餘亦當以之也疏云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盧氏文弨曰字作以其義爲似陸於經文云依注音似疏釋此句云謂亦似其先祖下注似先祖之德皆作似字乃復云似誤殊所不解校勘記云

按必有以也毛詩作以不作似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此注引詩必作似後人妄据毛詩改之陸釋經有以云以依注音似或如字固已爲騎牆之解矣至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爲以者誤也今本互易二字遂不可通然疏引詩箋爲解亦不合蓋不知鄭氏注禮與箋詩不同而欲强同之轉覺牽混承珙案校勘說是也鄭此注所据益三家詩然必詩作以而三家讀爲似故鄭以禮經字作以而義當爲似遂讀從之耳

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注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

注云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承珙案禮運諸侯以禮相與當爲親與之義管子形勢篇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荀子王霸篇不期其與此皆親與之義蓋鄭時讀親與之與必有與他與字音不同者然不可考矣

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滀沃執巾者在匜北注今文滀作激

釋文激一本作浮劉本作徼王氏引之曰激與滀聲不相近激當爲敦益因滀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激又譌爲徼也敦滀聲相近故今文滀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滀制故書滀爲敦是其證矣承珙案王說是也

刲肺三注今文刲爲切　少牢饋食禮心皆安下切上注今文切皆爲刲

案禮經舉肺謂之離肺士冠禮離肺注云離割也益離者午

割之離而不殊置中央少許相連祭時以右手絕而祭之其餘在左手者則嚌之也故亦謂之嚌肺祭肺謂之扐肺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注不離者扐之也不言扐扐則祭肺也故此扐肺三注云爲尸主人主婦祭說文扐切也切扐也二字雙聲同義故今文於扐肺之扐作切於安下切上之切又作扐鄭意蓋以專指牲體之名則作扐兼言剝割之事則作切故於二處皆從古文然散文亦多通者有司徹侑俎有切肺一注云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少牢祭肺三皆切士虞禮注引作祭肺三皆扐是也

主婦俎觳折注古文觳皆作穀

注云觳後足疏云既夕記明衣裳及觳鄭注云觳足跗也承琪案說文膕盛觸屃也一曰躰具从角殼聲讀若斛考工記豆實三而成膕鄭注斗二升曰膕爾雅膕盡也經典借爲足跗之名葢亦取盡義管子地員篇剛而不膕注云膕薄荀子富國篇若是則瘠注云膕義與瘠同足跗亦瘠薄之處也禮經古文膕作穀又以同聲而借故鄭從今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二終

善化劉鐸
湘陰郭嵩燾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三　南菁書院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六　涇胡承珙墨莊著

少牢饋食禮

廩人槩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注古文甑爲烝

案甑正字烝古文假借字

司馬升羊右胖注古文胖皆作辯

案既夕明日以其班祔今文班爲胖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古文班或爲辨今文亦爲胖蓋今文借胖爲班爲辨此則古文又借辯爲胖皆以聲近互借故也

皆有冪注今文鼏作冪

張氏識誤云經曰同棜皆有冪注云今文鼏作冪鼏指經也

經字必冪後乃啓二尊之盖冪同從注校勘記云十行疏本
標目云房戶至作冪徐本張氏與標目合毛本通解集釋冪
冪二字俱倒案鼎冪尊冪在今文則皆作冪在古文則皆作
密後人妄爲分別而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此注當有誤
字張氏据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据經以改注亦未爲得蓋以
冪爲古冪爲今儀禮中無此例承珙案此說非是鼎冪尊冪
自是兩字今文固無作密者然未嘗不作冪十七篇中所云
古文作密者在今文則多作冪者也至古文雖少作冪之字
然如既夕記之幦古文卽借冪爲之則此古文或本作冪今
文則又作冪注當云今文冪作冪鄭因下文啓二尊之盖冪
作冪不作冪故於此從古文經字作冪疊今文不用耳李黃

所改未必非也

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

案疏引左傳季氏介其雞郤氏爲之金距爲證拒說文作岠
云止也从止巨聲一曰搶也一曰超岠距說文云雞足也从
足巨聲漢人於搶岠之岠與雞距之距兩讀不同故淮南原
道訓雖有鉤箴芒距高注云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又本經
訓戴角出距之獸注云距讀爲拒守之拒與此注讀拒爲距
正同然其音讀之殊不可考矣

主婦被錫注被錫讀爲髮鬄今文錫爲緆

說文鬄髮也髮或作髲髮也段氏玉裁曰鄘風正義引說
文云髮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此言人下十字必

古注語髮經傳假被字爲之召南箋云禮主婦髮鬄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注曰被錫讀爲髮鬄古者或鬄賤者刑者之髮以髮婦人之髢爲飾因名髮鬄焉周禮所謂次也按如鄭注則詩禮之被皆卽髮也以鬄爲髮卽是以鬄爲鬄然鬄與鬄義別說文鬄鬌髮也音亦有異鬄字經典不見而五經文字曰鬄聽亦反見詩風注所云詩風注謂采蘩箋也今箋云禮記主婦髮髦髦釋文作鬄張參所見作鬄爲是葢鄭既注禮乃箋詩禮注謂鬄人髮以髮婦髢因名髮鬄追師注亦引少牢主婦髮鬄此皆自用其改易之字而俗人多識鬄少識鬄且誤認爲一字於是二禮及詩注皆改鬄爲鬄爲髦夫鬄髦同訓髮髮者益髮也倘經云髮鬄直重字而已於義安乎

承珙案段說甚晰然髮鬄雖同一物古文自有累言之者單言之曰髮累言之亦可曰髮鬄況鬄義本因鬄髮其曰髮鬄卽如云髮鬄也似不必改鬄爲鬄古文髦夫鬄文之緆又因緆而假借耳

主婦興入于房注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案上文贊者執葵菹嬴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此云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葢有坐則必有興文義乃備故鄭從古文

上佐食舉尸牢幹注古文幹爲肝

案幹正字肝古文假借字
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
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來讀曰
釐古文嘏爲格祿爲福眉爲微替爲快快或爲載載替聲相
近
鄭云來讀曰釐釐賜也案來無賜訓故必轉讀爲釐釐之訓
賜毛詩江漢傳馬注書序皆同古文嘏爲格說已見前祿爲
福者爾雅釋詁祿福也本舋韻爲訓詩既醉天被爾祿傳亦
云祿福也鄭箋始以福爲五福祿爲祿位分別言之此云受
祿于天宜稼于田益因有田祿以共祭祀故鄭從今文眉爲
微者古文借字猶士冠禮之借糜爲眉也段氏玉裁曰釋文

抶音決今本乃作抶音決抶不當有決音明嘉靖本鍾人傑
本皆作抶錢氏大昕曰抶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戠
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大猷是秩與戠通承珙案
錢說是也說文乔部又云戩乔也从乔戠聲讀若詩威儀秩
秩
主婦洗酌獻祝拜坐受爵注今文曰祝拜受
案下文云卒爵不興則此當有坐字又上文主人酌獻上佐
食上佐食亦拜坐受爵下文主婦獻上佐食亦拜坐受爵鄭
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資黍于羊俎兩端注今文資作齊
鄭云資猶減也減置於羊俎兩端案此字本當作齊詩楚茨

既齊既稷箋云齊減取也蓋齊者謂有分限周禮亨人以給水火之齊注云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云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此減黍者亦是分限之義古文作資者同音假借今文作齋者詩甫田以我齊明釋文云齊本作齋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　涇胡承珙墨莊著

有司徹

乃燖尸俎注古文燖皆作尋記或作尋注疏本皆云記或作燂尋不當有火旁今更正

段氏玉裁曰說文尋繹理也謂紬繹而理之引伸之義爲長方言曰尋長也古文禮假尋爲燖左傳服注尋之言重也温也論語何注温尋也互相發明案儀禮疏云古文燖皆作尋者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不破者或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燖有火義故從今文也云記或作燂者案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爨祭用氣也注云爨或爲燂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

記或作燔也承珙案說文燘於湯中爓肉也是燘爲正字記或作尋者禮記郊特牲爓祭或有作尋祭者今本禮記注爓或爲膾誤也此注云記或作燔加火旁亦傳寫之誤

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注膴讀如殷哼之哼

疏云膴讀如殷哼之哼者讀從士冠禮郊特牲周弁殷哼哼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上以擬祭承珙案士冠禮注云哼名出於嘸嘸覆也爾雅嘸大也哼本兼大覆二義此注云膴讀如殷哼之哼剞魚時剖其腹以爲大臠也周禮腊人注云元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大者胾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鄭云膴讀如哼者蓋兼取大覆二意少儀注亦曰膴讀如哼

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桃謂之畝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注疏本此字仍作桃非是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抗挹皆爲扱

爾雅厥謂之鐭郭注云皆古鍬鍤字厥亦作銚周頌庤乃錢鎛傳云錢銚也銚卽厥字鐭亦作臿方言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厥字又作畝廣雅畝與枭並訓臿鄭此注云桃謂之畝猶厥謂之鐭矣鄭又云此二匕者皆有淺斗狀如飯橾猶方言云臿趙魏之間謂之枭也又云字或作挑秦人語也者此如今人猶有名小勺爲挑者作土貂反音是也云讀如或舂或抗之抗者疏云讀從詩或舂或抗彼注抗扜曰也

惠氏棟曰今毛詩生民或舂或揄傳云揄抒臼也不作抗者
周禮地官女舂抗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抗者抗抒臼也詩
云或舂或抗董氏引韓詩揄作抗鄭先通韓詩故讀從之承
珙案說文舀下引詩或簸或舀簸係舂字之誤毛詩或揄許
所據作舀許又云舀或从手穴此則又據韓詩禮經今文桃
作抗者猶揄舀之作抗其訓抒則一也鄭但讀從其音其字
則仍從古文作桃耳今文挹爲扱者說文挹抒也扱收也鄭
云桃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則作挹於義更切故定從古
文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注古文曰東楹之東

案下文云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以與坐奠爵拜執

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鄭以彼決此故從今文
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
今文無二籩

案上文云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
二籩麷賁以授主婦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取糗與腶脩注今文腶爲斷

案公羊莊廿有四年傳斷脩云乎此據釋文出斷脩二字云
石經諸本則皆作腶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腶唐
當以釋文所據爲古何注云取其斷斷自脩正公羊亦今
文故以斷爲腶鄭以腶正字斷借字故從古文

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注今文無西面

案室中之拜以西面爲敬男子婦人皆同少牢饋食禮主婦

獻尸入戶西面拜又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又主婦受尸酢及獻佐食皆西面答拜此篇上文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注云尊南由便也疏云此決下文西面于主人之北拜送爵今酌爵因在尊南西面拜獻尸者便也言便者便其西面授尸故不退主人之北是主婦或在尊南或在主人之北雖進退不同其爲西面拜則同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注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

案今文但云南面立于席西無主婦則文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注今文若爲如

案下文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又主人獻內賓于房中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又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凡此皆作若不作如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

其香體儀也注今文儀皆作牘或爲議

鄭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王氏念孫曰疏謂度尊卑之儀而用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既盡就餘骨之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也說文儀度也周語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績姚信本議並作儀儀之亦謂度之也

儀與議古字通故今文儀或爲議承珙案注又云今文儀皆作牰考玉篇廣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無牰字故毛本牰爲曦然葉鈔釋文作牰云劉音義是陸所見本實有此牰字但鄭不從耳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注古文酌爲爵

案宰夫洗觶升授若不見酌文則似主人以虛爵降矣又下文云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皆酬長賓于堂下之事必酌而後降故鄭從今文

主人就筵注古文曰升就筵

案上文主人升筵自北方對下主人降筵自北方故當言升其下或云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或云尸主人及侑皆就筵或云尸侑主人皆升筵益單言升或單言就或升就連言之文無一定義然可通但既云就則升字可省故鄭從今文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爲爵

定作觶

校勘記云觶張氏從古文作爵按注既云古文觶爲爵則鄭本自從今文作觶張氏識誤務存鄭舊而此條顯與鄭背殊不可解承珙案特牲云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爲旅酬又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爲無算爵皆作觶不作爵益酬之禮皆用觶也鄭以彼決此亦當定從今文

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注古文摭爲摕毛本古文作今文摕作摭今依宋十行本

案說文拓拾也拓或作摭摭撮取也撮取者謂少取之摭與摭本非一字因雙聲而借鄭云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疏云以魚盛半其俎猶有七个在故摭去四枚釋三个腊盛半而俎猶有八个在摭去五枚釋三个案七去其四八去其五於摭爲撮取之意不合故鄭從今文作摭益但言拾取也

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注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

案上文皆云婦贊者此特言婦人贊者鄭云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今文云婦也贊者禮經無此文例鄭所不從下云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文義必疊乃明故鄭皆從古文

設右几扉用席注古文右作侑扉作菐

案周禮大祝辨九擘以享右祭祀鄭注謂右爲侑引特牲祝侑主人拜易天命不祐馬注作右繫辭可與祐神荀本作侑是右侑祐皆與侑通扉作菐者如說文篚車笭也毛詩亦假借作菐鄭注禮經用其正字故皆從今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四終

善化劉　繹
湘陰吳宗寔　校

南菁書院

臨海洪頤煊筠軒著

讀書叢錄

卽鹿

屯六三卽鹿无虞釋文王肅作麓云山足頤煊案風俗通山澤篇麓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卽麓无虞虞翻曰艮爲山山足稱麓本皆作麓

童蒙來求我

蒙彖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釋文一本作來求我惠氏棟周易古義引呂氏春秋勸學篇高誘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以證經文本有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又據王弼注蔡邕處士圈叔則碑謂漢魏時經文皆有來字頤煊案華嚴經音義

易稱蒙卦者謂童蒙來求我非我求童蒙求上亦當有來字

朋盍簪

豫九四朋盍簪釋文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惠氏周易古義子夏鄭元張揖王弼皆訓簪爲疾或云速明非簪字頤煊案釋名釋首飾篇簪橫也以橫連冠於髮也說文簪作先兟替替銳意也皆與疾速義相近

莫大乎蓍龜

莫大乎蓍龜釋文莫善本亦作莫大盧氏文弨疏證漢書藝文志白虎通蓍龜篇何休公羊注賈氏儀禮疏皆作莫善頤煊案虞翻曰離爲龜乾爲蓍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蓍龜也本亦作善

嵎夷

宅嵎夷釋文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頤煊案說文土部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尚書曰宅堣夷此古文說也山部嵎山在遼西一曰嵎鐵崵谷也此今文說也史記夏本紀索隱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銕銕古鐵字遼西地禹貢時屬冀州周禮職方屬幽州馬融注以青州嵎夷當之非是

二百里蔡

二百里蔡傳蔡法也正義蔡之爲法無正訓也頤煊案此與下文二百里流對言之皆謂流放之地左氏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注蔡放也說文作粲注糞散之也散亦是放義鄭注蔡之言殺殺卽粲字

輔予一人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史記殷本紀作爾尚及予一人頤煊案爾雅釋詁及與也公羊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左氏宣七年傳凡師出與謀曰及皆與輔義相近

一五行

一五行蔡邕石經五行上無一二次第等字頤煊案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亦無之周禮大宰鄭注引五福一曰壽無九字漢書食貨志引八政一曰食無三字谷永傳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卜部引卟疑無七字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無一二次第等字

我姑酌彼金罍

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釋文姑如字說文作攴音同云泰以市買多得爲攴頤煊案依說文姑當作沽與論語鄉黨沽酒同義史記律書姑洗左氏定四年傳史記正義引白虎通皆作沽洗沽姑古字通用

可以樂飢

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釋文樂本又作藥沈云舊本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疒下樂臧氏鏞堂曰鄭作藥飢不云樂當爲藥是經本作藥也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頤煊案經本作樂晚詩本作藥是後人據鄭箋改也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徥彼樂志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義皆本

於此詩臧說非是

歌以訊之

墓門歌以訊之釋文訊又作誶顧煊案說文訊問也从丮言聲誶讓也从言卒聲音義本別今經典常相亂者淖化帖東晉康帝書陸女郎問訊草書作誶與誶字形相似因譌

駪駪征夫

皇皇者華駪駪征夫毛傳駪駪衆多之貌顧煊案楚辭招魂往來侁侁王逸注侁侁行聲也詩云侁侁征夫廣韻九臻注引詩亦作侁侁說文侁行貌

駉駉牡馬

駉駉牡馬釋文牡本或作牧顧煊案正義本作牧馬顏氏家訓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

文類聚卷九十三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文選李

善注引作牧皆河北本

膴胖之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阮尚書校勘記膴胖之事四字疑衍文下經薦脯膴胖膴胖二鄭杜氏康成當於此下注矣顧煊案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十字當作一句讀下乃言其用膴胖內饗已注此復重言亦不能以先後定之疏標起止腊人至之事又引趙商問於此節之末賈疏本當有此四字

箔菹

醢人箔菹鴈醢鄭注鄭司農云箔水中魚衣元謂箔箭萌頤煊案詩采菽正義引此作箔菹說文箔水衣从艸治聲簄竹萌也从竹怠聲二字不同爾雅釋艸簄箭萌郭璞注周禮曰簄菹雁醢是司農本作箔鄭本作簄今并譌作箔字不可通矣

薄借綦

弁師玉瑱鄭注瑱讀如薄借綦之綦疏薄借之語未聞頤煊案禮記內則鄭注綦屨繫也說文綦重文緆一曰不借緆釋名釋衣服齊人謂艸屨曰屝或曰不借不借卽薄借也

使則介之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夷發聲頤煊案今本使上脫夷字故書曰夷使五字是後人增加非鄭注本文釋文焉劉音夷劉昌宗本已脫夷字因以焉當夷非是見王氏經義述聞

利準

輈人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雨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柔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惠氏士奇云依注利準二字衍按注云利水重讀似非也則司農於經文兩遍讀之耳必不增經可知注中鄭司農云下當有利水重讀四字故後鄭辨之云利水重讀似非頤煊案鄭注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經文明重利準二字

利水重讀四字是釋經文非駁司農注惠氏說誤

國君綏視

國君綏視鄭注綏讀爲妥妥視謂上於袷頤煊案視上於袷不可謂妥綏當爲緌周禮夏采鄭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冠緌結於項謂在袷之上面之下也

左氏

漢書劉歆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後漢書范升傳左氏不祖孔氏而出於丘明孔沖遠正義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元和姓纂左氏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魯有左丘明此皆以左爲氏丘明爲名史記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公羊疏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引史記左丘下有明字漢書司馬遷傳亦作左丘明無目後人據此因以左丘爲左氏之姓非也

衛氏難杜

左氏正義引衛氏難杜又引秦氏釋頤煊案魏書賈思同傳云思同之爲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義至今未能裁正焉

其愛之也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正義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

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甚也頤煊案二十四年傳行者甚衆豈惟刑臣釋文一本甚作其又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釋文甚衆本或作其衆因字形相近而亂

遂扶以下

宣二年傳遂扶以下正義服虔本扶作跋杜本作扶釋文今杜注本往往有跋者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引作遂跋以下

請於孫子

十四年傳使子行於孫子阮尚書校勘記石經子行二字改刋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一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然則石經刋去之字卽請字也頤煊案杜注使往請也子行下當有請字

有如此盟

二十五年傳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杜注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釋文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頤煊案淮南精神訓高誘注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有如此盟四字非後人妄加唐石經所不與崔慶者下有有如上帝四字是後人依杜注增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作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春秋內篇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皆異文

與子上盟

三十年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頤煊案釋文與子上用兩珪

質于河一本作與子上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是陸氏本無盟字杜注子上騘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亦不當有盟字

周狗

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頤煊案爾雅釋畜郭璞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周害字形相近說文猗犬也害疑即猗字之省

則是故命也

九年傳則是故命也唐石經故作放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穀梁傳作放廢信注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

范氏

滕文公下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範我或作范氏頤煊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孟子曰吾爲之範我馳驅宋本文選注引孟子亦作范氏趙注範法也本作範我古字從竹從艸多通用范卽範字氏卽我字之譌

遷於貢夏

離婁下遷於貢夏頤煊案遷讀如懋遷有無之遷史記舜本紀就時於貢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卽此所謂遷徙物貨於貢夏之地以相貿易正義以爲遷居失之

九男

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頤煊案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十子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云十子殆丹朱爲胤子不在數中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九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